

叶挺将军在上饶集中营

文/周重礼 姜树祥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后,又开始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闻名中外的上饶集中营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产物。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种种污蔑,并限令一个月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1月9日,我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回电,据理驳斥了何应钦、白崇禧对我军的种种污蔑。但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答应将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北移。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一方面制造支持新四军北移的假象,一方面暗中调兵遣将,集中7个师共8万兵力,埋伏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并于1941年1月6日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突然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奋勇抵抗了一个多星期,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损失惨重。其中2000多人战死、4000多人被俘,突出包围的仅约2000人。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部队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与参谋长周子昆突围之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在重庆惊闻皖南事变发生,当即在《新华日报》奋笔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袭击抗日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并坚决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将军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但是,国民党当局无视我党中央的严正抗议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公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蔑新四军“阴谋不轨”,发动“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对被俘的新四军予以羁押、迫害。

1月下旬,顾祝同密电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呈请派员接收新四军被俘人员,同时派遣上校军官刘夷华、侯荫黎、陈淡如三人前往皖南将被俘人员编为三个所谓训练大队,继调国民党六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唐肃于1月26日建立“第三战区长官

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将被俘的新四军士兵全部编入第一、第二训练大队,另成立“军官”、“军士”各一队,分别囚禁新四军排以上干部和军士班长。不久顾祝同调第三战区政治部调查室少将专员张超(军统出身)任军官队队长、陈淡如为军士队队长。

2月27日,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布《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通过所谓“管训”向被俘新四军官兵灌输反动思想,转而成为国民党反共政策效劳,这也就是国民党建立“上饶集中营”的宗旨。同时,指定由顾祝同负责主持被俘新四军人员的管训工作。之后,将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士兵分开管训并“严密防止与当地民众接近”。3月上旬,顾祝同指令,训练总队部率第一、第二士兵大队及军士队进驻铅山永平镇和石塘镇,军官队单独押解上饶周田村。与此同时,原来关押在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茅家岭监狱的“政治犯”,也转入到周田村。

周田村是个四面环山的偏僻小村,离上饶15华里。国民党宪兵撵走了全部农户,砍光山上的树木,围起铁丝网,遍设岗哨,警备森严。这里除关押650名新四军排以上干部的“军官队”外,还关押了80多名原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的政治犯,以及原来皖南搜捕到的30名新四军失散干部,即所谓的第三战区特别训练班。此外还关押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的李村监狱,关押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军直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的七峰岩监狱。于是,以周田为大本营,包括周围李村、七峰岩、茅家岭、石底等处监狱的上饶集中营就这样形成了。

“皖南事变”后,身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是第一批被押送到上饶囚禁的。1941年1月17日,叶挺由一个排的宪兵押解,囚于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上饶皂头附近的李村监狱。随叶挺同批被押送到上饶的还有张正坤、黄诚、李子芳、冯达飞等共产党、新四军高级干部。

这座监狱原是三战区副官处招待所。新四军原编入三战区军事序列,军饷械弹均由三战区转发。虽然新四军一个军的军需给养还不及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师,但三战区还是经常借故拖发、扣发。叶挺

曾多次到上饶向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就曾住过这个招待所。而今竟被作为“阶下囚”关押于此,叶挺不禁满腔激愤!他料到顾祝同定会耍出种种手段拉拢诱降。为了表明心志,他在囚室白墙上挥笔写下几行大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自叶挺关押在李村之时起,小小李村变得热闹起来了。一辆辆轿车、吉普车载着三战区党政军各界要人,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看望”、“慰问”、“奉劝”叶挺。

叶挺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南昌起义中担任过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11日又在广州与张太雷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他满怀爱国热忱接受党组织安排担任新四军军长。国民党高层人士深知,叶挺对“事变”的态度对他们太重要了。那些一个个前来“拜访”的人倒也“豁达大度”,不怕连吃“闭门羹”,也耐得住叶挺冷峻缄默,照样滔滔不绝花言巧语。可叶挺倒是没耐心,有时索性不客气地下逐客令。在事变中叛变投敌的原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跑来充当说客,还未说上两句,就被叶挺几记耳光赶出门外。

有一次,顾祝同亲自出马,与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精心安排了一次宴请。一个副官带了理发师到李村为叶挺理发,遭到叶挺严厉拒绝:“不自由,不理发剃须!”头发胡子长得老长的叶挺被轿车接到摆设讲究的宴会厅,坐在将军服笔挺的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中间。顾祝同一见叶挺未理须发,就预感今天这出戏不太好看。

叶挺素来看不起顾祝同,称他“顾竹筒”——空虚不实,没有真本领,只会讨好蒋介石,一心飞黄腾达。上官云相是叶挺在保定陆军学校的同学,是个反共老手,这次皖南围歼新四军就是由他直接指挥的,叶挺对他十分憎恶。顾祝同和上官云相轮番敬酒,叶挺端坐其间,静观他们充分表演。

一阵叙旧寒暄之后,顾祝同切入正题:“蒋委员长很关心你,特地从重庆打电话来问候你。你现在不是共产党员,何必代人受过?你只要发个声明,这次事件是项英及共产党图谋不轨、违犯军纪造成的……”

“请问顾长官!”叶挺高声打断顾祝同的话,“我们新四军是奉你们之命北移的,违犯了什么军纪?上次我来上饶,你顾长官亲口对我说要以人格担保新四军北移安全,背后却调集重兵打我们,到底是谁制造的惨案,这不是很清楚吗?我叶挺决不

会昧着良心,歪曲事实,将责任栽赃到共产党头上。”

顾祝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他不再谈“皖南事变”责任问题,转换话题:“蒋委员长器重你的才能,同意我们的推荐,准备请你屈就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位。若能如此,我们将继续合作,共同抗日。”

叶挺笑道:“这几年你也高唱合作抗日,可处心积虑为难新四军,我算领教了与你们合作的滋味。蒋委员长不是早就通电将我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么?请你转告,我要求尽快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我,我将把事实真相公布在世人面前,然后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顾祝同无言以对,借副官报告有人求见之机先行离席。宴会不欢而散。他知蒋介石在通电中提及军法审判叶挺一事不过是说说而已,所以未将叶挺的要求转告重庆。

2月12日,叶挺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代电稿,再次要求“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交付判决,并以明令公布,以免周折迟延”,表示自己“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顾祝同未完成劝降任务,只好照转这份代电稿交差。蒋介石看了代电稿,无可奈何地直摇头。

叶挺虽然被单独囚禁,但关心着被囚的广大新四军部属。他以给自己看病为由把随同谈判被扣的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等人从七峰岩监狱要到李村,并通过他们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他教导大家不要辜负了党的教育,身处逆境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定意志。他还用周恩来从重庆汇给他的钱款为周围的同志各做了一套单衣裤和一顶蚊帐,买了猪肉亲手烧好分给大家吃,补养身体。

顾祝同什么办法都想尽了,都软化不了叶挺,便于同年8月将叶挺押离上饶,途中几易囚地,最后关进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队”和“特训班”合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期间,在监狱党组织秘密领导下,狱中同志曾成功地举行了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使一部分同志回到了革命队伍,有近200名同志在集中营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和新四军战士的光荣称号。

解放后,上饶集中营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11日,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定为第二批100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